

2023.6.10

星期六 癸卯年四月廿三
今日4版 第8231期APG 安徽出版集团 主管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34-0062
邮发代号25-50

市场星报

阅读周刊

读书人、写书人、卖书人、编书人的朋友

全国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

记者：

您在中学时作文成绩就特别好，能否谈谈您早期的阅读？

王晋康：我总的说是一个理工男，但文科也不错，中学时期作文常常被当做范文，拿全年级最高分。高中时我很尊敬的一位语文老师也是学校教导处主任陶然老师，曾认真问过我：你写好作文的诀窍是什么？我说就是多读书。陶然老师说：这正是我的看法！陶然老师有一点对我影响很大，就是思想的自由。曾有一位差生实在憋不出一篇文章，干脆在作文中吐槽自己如何“便秘”，陶然老师竟然大加赞赏，说这是真诚的写作，还作为范文讲读。陶然老师已离世多年，谨在此表示深切哀悼和谢意。那时的阅读是非功利性的，随机性的，能看到什么看什么，但总的说对中国文学的阅读量大要大于国外的，这在我的文风中也有体现。

记者：在接受西安交大校友文学联合会的采访时，您曾提到自己走入科幻文坛有两个必然因素：一是科学情结，二是大学时的阅读积累和写作训练。能具体谈谈您大学时期的阅读吗？

王晋康：我是老三届高中生，时隔十二年才走入大学，学的工科。我非常珍惜这个机会，可惜学习抓得太紧，把弦崩断了，患了极严重的失眠，只好放松专业，以体育锻炼和文学阅读为调节。我之后能在文学上小有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与大学几年的非功利性阅读有关。这次我的21卷本文集出版，我第一家赠送给母校西安交大图书馆，以示谢意。那时阅读量大而杂，以至于现在很难回忆起具体的阅读作品，只知道总体上说，从喜爱中国古典文学和俄罗斯古典文学，转而更喜欢西方近当代文学和国内当代文学。

记者：作为西安交通大学1978级内燃机专业的理科生，您对于文学的热爱完全是自发的？受到过哪位名家或老师的影响、指导吗？

王晋康：完全是自发的，自学的，没有受过哪位名家的具体指导。如果说老师，那么初中语文老师陈镜茹和高中语文老师陶然对我影响比较大。这两位也都是学校中最牛的语文老师。但如果说作家的间接影响，那就太多了，蒲松龄、林斤澜、汪曾祺、海明威、莫泊桑、欧·亨利、阿来、毕飞宇、苏童等等不胜枚举。

记者：您读得最多的是什么书？科幻文学在您的阅读中占比大吗？

王晋康：早期阅读中科幻占比不大，其实我最先尝试文学创作时写的也都是纯文学。后来真正开始写科幻之后才加大了对科幻文学和科学人文著作的阅读。

记者：您最喜欢哪一类文学类型？

王晋康：我的阅读特点是多而杂，基本是随机性的，所以并没有最喜欢的文学作品类型。不严格地说，比较喜欢近当代国内外小说，其中也包括科幻小说，比如阿瑟·克拉克的短篇小说，比如日本作家小松左京的《日本沉没》。

记者：对于《盗梦空间》与您的《七重外壳》在某些方面的相似度，您作何评价？

王晋康：构思上的偶然撞车吧。只是说明一点，我的《七重外壳》发表在先，如果发表时就有一位中国大导演看中了它，或许有可能拍出一部中国的《盗梦空间》？

记者：您的科幻作品《豹人》“神预言”了中国短跑选手苏炳添在男子百米决赛上遇到的情况；新冠疫情刚暴发的时候，很多读者也会想到您的作品《生死平衡》……这些仅仅是巧合吗？

王晋康：《豹人》情节与苏炳添的相似纯属巧合。但《生死平衡》，以及其后的《十字》中所描写的情节与现实相似，则不是巧合，而是表达了作者对疫病的超前思考，这正是科幻文学的重要社会功能。

记者：今年4月15日，21卷《王晋康文集》在北京首发并举办了研讨会，有评论称您是“中国科幻的思想者”，您对此一称谓如何看？

王晋康：那是评论者的过誉，也是我一直的追求。科幻文学是站在科学巨人的肩上向前看的文学品种，所以做一些超前思考，既是我们的社会责任，也是这个文学品种天然的优势。

记者：从事科幻创作30年来，您觉得自己的创作风格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王晋康：我的写作有特殊性，是45岁才开始科幻写作，风格已经固定，此后变化不大，晚期作品少了一些灵动，多了一些沉稳。

记者：您曾15次获中国科幻大奖银河奖，还获得1997年国际科幻大会颁发的银河奖，2014年又获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的终生成就奖。您觉得中国科幻文学创作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如何？

王晋康：我没怎么接触外国读者，只能从我所接触的国外作家和评论者那里做出间接判断，应该说中国科幻已经开始引起国外的重视，但远未达到巅峰。目前真正在世界上站稳脚跟的只有刘慈欣的《三体》。



王晋康，男，1948年生于河南南阳，高级工程师，中国作协会员，中国科普作协会员兼科学文艺委员会委员，河南作协会员。迄今已发表短篇小说87篇，长篇小说10余篇。曾获1997国际科幻大会颁发的银河奖、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终生成就奖。

王晋康：中国科幻远未达到巅峰

记者：您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

王晋康：最近精力有限，没有反复重读了。不过在我阅读高峰期的时段，我有意把泛读和精读结合，尤其那些结构比较精致的，语言感觉好的作品，常常反复重读，如海明威、莫泊桑、余华、阿来、毕飞宇等人的作品。

记者：在写作过程中，是否不断要从书中寻求帮助？

王晋康：写作更多得益于原先的阅读积累，即那些非功利性阅读。具体写作时也需要查找资料什么的，但这些只是技术性的辅助手段。

记者：在创作小说过程中最享受的是什么，最困难的呢？

王晋康：创作科幻小说，最享受和最困难的都是：发现一个绝妙的科幻构思，它具有冲击力和首创性，能完美自洽，既能成为小说情节的内在推动力，又兼具比较深的思想内涵。

记者：您的私人藏书有何特点？平时用什么方法整理书籍？

王晋康：基本都是随机性的购买收集，没什么特点。我把这些书分为三大类，一是纯文学作品，二是科幻作品（专业写作后购买收集的科幻作品很多），三是科普知识和科学人文著作。

记者：对您来说，写作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王晋康：是在茫茫书海中，有读者发现并喜欢上自己的作品，并能把它们存进记忆中，不被时间冲洗掉。所以我常说：读者是作家的上帝。

记者：如果您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想见到谁？您希望从这位作家那里知道什么？

王晋康：那就见克拉克吧，依我看来，他的作品最能代表科幻这个文学品种的独特优势。

记者：若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王晋康：唐诗宋词选，这是我文学的最早启蒙；《海底两万里》，这是我科幻文学最早的启蒙；我自己的一本短篇集，我想回味自己的创作人生。

据《中华读书报》